翠袖乾坤

蛙托邦

文潔華

威尼斯藝術雙年展香港館開幕，場面熱鬧非常。本地藝術家郭孟浩（蛙王）更是眉飛色舞。他的裝置作品「蛙托邦」由香港跳到威尼斯，標誌着香港的視覺藝術，展題就叫「蛙托邦：鴻港浩搞筆鴉」。

認識蛙王的人都知道這是他多年來隨心所欲，不羈且不拘一格的心血結晶。我們隨便在哪一處碰見蛙王，他都會遞來一副花邊紙眼鏡，着人讓他拍一個照作記錄；我想經他收錄的照片不下萬張。蛙王精力過人，展場佈滿了他以青蛙為題的各式塗鴉、影像、布畫、紙張及有機裝置。策展人說得好，「蛙托邦」正以不斷生長和擴展的藝術品「佔領」整個展廳，他生命力和靈感之豐富，正好以希臘神話裡的羊角來形容，靈感如水果與穀物從羊角湧出，取之不竭。

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開幕那天，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，且都被會場繽紛的氣氛所吸引，並一起盤鼓高歌。蛙王穿着「精心設計」的蛙衣，戴着蛙眼鏡在自己的作品間穿梭，跟觀眾跳成一片。會場角落裡一個中國婦人細心看着蛙王的塗鴉，並問我那個是不是個蛙字。她隨後說自己在二十年前從廣州來到威尼斯，嫁給一個意大利人，一直沒有回過中國。「我每年都在這個時候到這個館來逛逛，過去幾年都不及今年那麼熱鬧。」她說話的閒靜透露了她的寂寞，而「蛙托邦」顯然勾起了她懷鄉的感覺。我看着她陶醉地看着聽着現場的香港人在喧鬧在喊着粵語，久久未肯離場。

她說她的女兒從小受她教導，會說粵語，現正在會場外當雙年展義工。我對這個漂亮的少女說，明年來香港館幫忙，就當這兒是妳的地方。

古今談

建築防地震新技術

范舉

汶川大地震已三年了，有一些地震災區因為仍然有地震的危險，所以，不會在原有的舊址重建，新的城市在其他地方平地而起。災難促進了中國科技的發展，中國努力發展防止地震的建築新技術，已經取得了突破。災區不少樓宇，都已經採取了新技術興建。原來這個地區只能夠興建四層高的樓宇，採用了房子地震新技術之後，住宅樓宇已經高達十多層。中國的雲南，就在青藏高原的地震帶上，昆明新機場就採取了最新的防止地震建築技術，整個機場的建築物，就架設在一千多個橡膠的短樁上，好像一隻大輪船，放在水面一樣，地震發生的時候，橫向的割切波，不會猛烈地衝擊建築物的底部，造成建築物倒塌。

原來，地震發生的時候，對於建築或破壞最大的不是垂直震動波，而是橫向的切波，這種震盪波好像一個高速的火車頭，橫向衝擊建築物的第一層（即是樓宇和地層接壤的地方），幾個來回，幾秒鐘之間，就把建築物的底部切割斷了。許多地震現場，都可以看到地下和一樓先行倒塌了，而且粉碎，再令到整個建築物向下墜塌，上層的的建築物部分往往保持完整。

中國的建築師，曾經檢查過四川的地震現場，發現有一些建築物沒有倒塌，旁邊的建築物都倒塌了。這種奇怪現象，引起了研究。原來，沒有倒塌的建築物的最底層的位置，都是平台式的，上面塗了一層防水瀝青，當地震發生的時候，橫向的衝擊波衝擊建築物，水瀝青好像啫喱起着潤滑劑的作用，地塊橫向動，上面的建築物平底部因啫喱沒有同幅度橫移，受到的傷害大大減少，結果建築物保留了下來。旁邊沒有水瀝青防水層的建築物，倒塌下來了。

這一個新發現，使得中國的建築技術大大提高。地震區的建築，並不是加強鋼筋和水泥，而是應該解決好地塊和建築物橫向震動的問題。橡膠製造的短樁腳，是由圓形的鋼鐵塊和橡膠墊梅花間竹地疊起來，中間有鋼栓穿過，橡膠為了防止老化，避免光線和空氣與之接觸，採取了密封技術，可以使用六十年。另外還有一種有立體經緯鋼線作為框架的的防震橡膠墊，更加經濟便宜，可以在農村的房舍建築使用。每一次自然災害，都促進科技的發展。

琴台客聚

睡在路軌旁的山羊

葉輝

《隱物：The Untold Lie》是雨希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，乃「梯田文學叢書」第三本，當中有一組相對線性的故事，敘事策略無疑相對簡明，倒也展示了另一種複雜性——愛情與人性的、身體與革命的、戲劇化和隱喻的。〈睡在路軌旁的兩（三）隻山羊〉講述女子和男子的一段旅程，由羽絨外套的拉鏈（開與合，以及不同的組合），聯想到一幅畫：路軌旁的兩隻或三隻山羊，第三隻是看不見卻存在的，在畫面以外的一角窺伺，情況一如女子和男子之間，存在着不在場的「那女人」。

旅程是這樣開始的：「男子與女子在列車中微微搖晃。車軌像一條拉鏈，在兩座城市之間，在男子和女子之間，來來回回，開開合合。於是有故事如無故事，總是開始了又結束，結束了再開始。」旅程是這樣結束的：「男子與女子躺在列車一個車廂裡的下格臥鋪，男子在右邊，女子在左邊，兩人之間狹窄的走道中堆放了行李……這窄窄的走道跟車軌都像拉鏈……來來回回，開開合合。一宿無話。故事開始了又結束，結束了再開始。」在開始和結束之間有很多一言難盡的細節，通篇以「拉鏈意象」貫串起來，來來回回，開開合合，始終是女子的心結——或者說，是愛或不愛的「強迫症」。

〈一人城市〉嘗試採用書信體，透過一人的戲台（戲棚）、一人的椅子（h）、一人的梯子（H）等意象群「言志」及「抒情」，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說：「我母輩的女子常說我：別人在等你的椅子，你卻以為人家在聽你的曲子」，一個「看不懂別人眉眼背後的婉轉話語」的女子穿梭於鄉間的童年記憶，與乎遷移到城市的種種無以名狀的惶然與壓抑，最後看到「這城最繁盛的露天市集」，看到「那些流動攤檔的搭建拆卸多像一個個細小的戲棚」，長信最後以「安穩又沉靜」的期許收結：「拆卸的人安靜快捷如鬼魅，膠布失去鐵柱的支撐一處一處塌下去，忽然之間，我的心裡也好像有些什麼被拆卸掉。當我們由街頭走到街尾時，我就想，親愛的h，如果你的名字能縮寫成一張梵高的椅子，從此變得安穩又沉靜，那就再沒有什麼比這椅子更美好的了。」

這一組以遊記和書信體裁寫成的小說，與另一組相近於「畸人誌」的小說可謂大異其趣，並不是說這一組小說（包括〈春日閃光〉）的小人物患了「真理強迫症」的「畸人」，只是想說，我在閱讀這四篇偏向於線性敘述，而敘事法較為簡明的小說的時候，老想起略薩的一本暢論小說心法的書：《給青年小說家的信》。

我不知道（或不必追問）雨希（或其他青年小說家）有沒有讀過《給青年小說家的信》，這一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小說家該如何理解小說家的文論——那不是理論，更不是系統化或學術化的理論，只是一種將實踐心得形象化、隱喻化的說法。

我們不可能在小說裡找到具體的套盒或管子，只可以在小說裡找到套盒或管子的隱喻——套盒意指故事裡的故事，連通管則意指雙線或多線敘事的交叉互補，乃至互相開顯與闡發。

對了，那真的不是理論，而是實踐的心法，雨希的小說裡的「細軟之物」（衣物、鈕扣、拉鏈、吊墜）和「失物之城」（微塵、紅色、無頭、一人）亦作如是觀。毫無疑問，雨希一直勇於嘗試相類的或異類的隱喻實踐，都在關心自己寫什麼以外，細意推敲自己該怎樣寫。

百家廊 盧一心

福建土樓 真樓未露相

說起土樓，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南靖田螺坑的「四菜一湯」和永定湖坑的「振成樓」，還有華安仙都鎮的「二宜樓」。再往下說，也說到南靖的「東倒西歪樓」，還有永定的「永隆昌樓」和「遺經樓」等等，很少說到平和，甚至外界尚有許多人不知道平和有土樓，而且完整土樓數量之多近500座，可見，平和土樓至今還是「藏在深山人未識」。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，我想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重視不夠；二是宣傳不夠。據悉，平和土樓之所以未被列入「世遺」和當時的平和縣領導有關，而且據說就因為不願意拿出50萬元申報費而錯過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（我想，這50萬元申報費只要從省政府的牙縫裡剔出來就夠了，應該不至於拿不出來吧）。之後，缺乏必要的宣傳，或宣傳力度不夠也是事實。如果當地政府願意加大力度進行宣傳，應該也不至於造成外界的誤解。當然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一來好菜人家已經端走，自己有點「洩氣」的感覺，二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還有其它品牌要宣傳，譬如拳頭產品琯溪蜜柚，還有國家AAAA級旅遊風景名勝區，千年古刹——三平寺等。可見，平和土樓至今「藏在深山人未識」是有許多原因的，並飽含着複雜的情感。

有意思的是，自從2008年福建土樓申報世遺獲得成功後，永定和南靖互相間爭得鼻青臉腫。目前為止，南靖土樓獨佔鰲頭，因其田螺坑「四菜一湯」名揚天下，大部分遊客都是衝其而來的。其實這也難怪，人家「四菜一湯」貢獻也確實是巨大，有人甚至認為，福建土樓有今天，主要就是和它有關。據傳，當時的美國衛星拍到「四菜一湯」時極為震驚，馬上就派出情報局特工來到南靖和永定，進行實地秘密偵察，原本以為是中國不為外界所知的核武器秘密基地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「烏龍」一條，鬧下了笑話。不過，無心插柳柳成陰，無意中卻成全了後來福建土樓申報世遺獲得成功。日本建築學家茂木計一郎譽為是「天上掉下的飛碟，地上長出的蘑菇」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史蒂汶斯．安烈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、神話般的山區建築模式」。對土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進行前期考察的美國專家內維爾．阿格紐認為「是我所見到的與周圍環境相協調的民間建築」，中國文物局、古建築保護專家組組長羅哲文評價「看似千篇一律，實則不拘一格，各具特色」、「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葩」，上海同濟大學教授路秉傑帶領師生完成《福建南靖圓寨實測圖集》後說：「沒有看到南靖田螺坑的土樓群，不算真正看到土樓。」由此看來，凡事都有必然和偶然的兩面，也不值得太奇怪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隨之福建土樓各種各樣的「世界第一」也紛紛上場表演，田螺坑「四菜一湯」名揚天下，自然不在話下，可是他的歷史並不長久，除了其中的步雲樓與和昌樓建於清嘉慶元年（1796年）外，其餘三座土樓不過數十年之久，也就是解放後才建起來的，但這並不影響其名揚天下的可能。反過來，永定土樓歷史則比較悠久，建築規模也較為宏大，因此有所謂的最富麗堂皇的圓樓——振成樓；圈數最多、居住人口最多的圓樓——承啟樓；最花工日的土樓——永隆昌；高度最高的土樓——遺經樓；宮殿式土樓——奎聚樓等等。其實，若說福建土樓「真樓未露相」者還是在平和。因為平和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土樓——大溪莊上土樓，這可是經許多專家考查後被國家認定的，並非自吹自擂。其實，世界上最精美的土樓也在平和——蘆溪繩武樓。這也是專家們和廣大遊者的共識。不過，說起「真樓未露相」者當數平和小溪鎮的延安樓。至今為止，它還是一座默默無聞的小樓，藏在縣城中心地帶，早已被許多現代建築所包圍，即使是居住在平和縣城裡的人也還有眾多的人不認識它。嗚呼！人與樓同命運，共遭遇，這似乎也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，難怪許多人就這樣被埋沒。然而，這又是多麼令人尷尬而又殘酷之事。

■平和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土樓——大溪莊上土樓。 網上圖片

平和小溪鎮的延安樓，是目前為止所知道的史上最早的土樓。在此之前，安溪西坪土樓包括聚斯樓和映寶樓，被認為是福建省目前發現得最早的、保存也最為完好的土樓，其院中有亭，正門石拱，上鐫「映寶樓 雍正庚戌秋吉日立」（1730年）；正大門前是半畝方塘，立夾桿石兩對。孰不知，平和小溪鎮的延安樓，其正門石拱上鐫「延安樓 明萬曆乙酉年」（1583年）。時間是最好的辯護律師，一切都不必多言也。平和小溪鎮的延安樓呈正文形，每邊長40米，牆厚1.5米，全樓共有18間，3層。現在還基本保持完好，局部有損害。其實，延安樓的真正歷史意義和價值，並不只是體現在時間上，也就是歷史的悠久上，更重要的是這座土樓的主人非同一般，長期以來也是諱莫如深的人，他就是至今仍名震大江南北，甚至宇內的天地會（即「洪門」）的創始人——萬五道宗的出生地。

關於萬五道宗，台灣學者翁同文先生在《天地會創始人萬雲龍的原型》文中，考察天地會始祖萬雲龍的原型是「平和小溪人萬五道宗」。大陸學者胡珠生先生在近著《清代洪門史》書中說，「由他(萬五道宗)為首創的天地會，天地會的歷史才擺脫傳統的猜測，開始成為信史。」羅炤先生在長篇連載《天地會探源》中論述，道宗「組織天地會，創立香花宗，進行長期的秘密鬥爭。」不久前，在福建省平和縣大溪鎮高隱寺發現了一批天地會文物，有會簿、印鑒、寶劍、石刻等。從這些文物釋放出來的信息，可以做為「萬五道宗是天地會創始人」論定的佐證。另據有關權威資料證實，道宗又稱達宗、無智宗公、慈光、萬達道宗禪師、老萬和尚、老萬師傅、萬雲龍。道宗俗姓張，福建省平和縣小溪後巷人，約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(1613年)，死於清康熙四十年(1701年)，活了89歲。小溪鎮的延安樓就是萬五道宗的出生地這是無疑的。小溪鎮的延安樓之重要性和真正歷史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。

正所謂「山不在高有仙則靈」，用在這裡就是「樓不在大有仙則名」。現在，真樓已露相，該如何進行保護和修繕乃至發掘和充分利用，無疑又將再一次考驗當前當地的政府。如果說之前平和已經錯過了一次十分難得的為土樓申遺的機會，那麼，此次該如何重視它也是一次重要檢驗。當然，回過頭又想，永定、南靖、華安土樓雖然很榮幸地進入「世遺」行列，也確實已經帶來巨大的源源不斷的經濟活水，但是，福建土樓被破壞之嚴重也是有目共睹，令人扼腕不已。從這一方面來講，平和土樓未被列入「世遺」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，說不定若干年後，平和土樓才真正要發揮魅力。這一點從目前的遊客口中已得到了證實。遊客們普遍認為，平和土樓和永定、南靖、華安土樓相比，顯然多了幾分歷史的滄桑感。平和土樓的樓體之斑駁陸離已到了千瘡百孔的地步，不像其它地方的樓體呈平面光滑，而且裡面的建築也很別致，可看出文化的厚重。此時此刻，我彷彿聽到了來自土樓裡的雞叫聲，那是多麼親切的一種聲音啊！

杜亦有道

評頭品足

阿杜

看廣州《南方都市報》一篇稱轉載自北京某雜誌之文章「數女子論樣貌」討論稱謂，把中國各地的女子分上中下三級別分析，以大連、東北、蘇杭三地之美女為上上品，四川、湖南和福建女子為中品，河南、河北、甘肅、廣東（包括香港）女子為下品，尤以廣東姑娘多是瘦骨嶙峋，胸前皆是平原（飛機場），加上語言能力差，若非有精明的香港女摻和，便應列為下下品之「醜女科」了。

如此評論真是一竹篙打殺一船人，廣東人定必群起抗議反對，何況廣東也有專出美女的「香山妹」之中山縣。以前上海電影發達，不少著名美女影星都是「香山妹」，如阮玲玉、胡蝶、秦怡等都曾把蘇杭美女比下去。

不錯，以筆者近年走重慶、成都兩地，街頭美女都比國內其他城市多，而大連和山東之美女多高大俊雅，而福建祖籍的美女近年多在台灣，河南河北等中原地帶的確較少極品美人，北京多美女只不過是各地上上品族群集中京城罷了。

該篇「中國女子樣貌論」專文有趣的是，只登刊一張插圖說明「中華美女之代表」，此人竟是港星張栢芝。「香港女」既被貶低，港女之一卻成了美顏代表，顯見那編者自己亦眼光迷糊，因此如此「分析」只可「得啖笑」不必認真，不如說「各花入各眼」處處女子有美有醜。而傳統說法中國之美人窠是蘇杭，美人西施貂蟬之原產地也，此外「湘女多情」之湖南妹，雲南白族之水擺夷都是相傳美女鄉，「解放後」的近一世紀，則似乎是川妹天下了。

絕非靠傳說影響而是筆者親身所旅所歷之實地觀察，亞洲有三大美女地儷人鄉為泰國清邁、馬來西亞之怡保和印尼之棉蘭，三處本人都旅經和小留過，全都曾入過迷魂陣幾乎出不來。泰國曼谷的龐大夜生活女群百分之九十自稱「原籍清邁人」，而怡保和印尼棉蘭之華裔妹，連街邊賣魚蛋粉燒沙爹的女子都婀娜動人，令你三魂七魄只剩下一魂二魄，她們又沒有中國近代女子之現實勢利眼。

而中國之上海亦是美女集中營，但多是鼻生於額眼生於頭頂，涯岸太高女人味完全煞去，此一類則不是上品中品甚至也非下品，而是「有品」，故實難入評論分析之列也。

一網打盡

遠方「貴」客

楊振耀

澳元對港幣徘徊在8.3元水平上下，對澳洲旅遊業不無影響。經濟學人剛公佈全球生活水平最昂貴十五大城市，澳洲佔了四個。剛抵埗悉尼到唐人街飲茶，普通一碟乾炒牛河要價約港幣一百六十元，一面吃一面喊肉刺。

之後信步過橋到達令港，凡到悉尼的遊客相信都曾到此一遊。達令港的設施說老不太老，當年內地的四川恐龍展首度出國，就在港內展館展出。但因為近年墨爾本消費比悉尼低，搶走不少會展活動的生意，令達令港會展中心生意麻麻，影響所及連商場的生意也大不如前。商場前排面對美麗海港，還有部分食店可以支撐下去，商場裡面的商舖早已變成專門做遊客生意，本地人鮮有光臨。售賣一般紀念品的店並無特色可言，利潤不太高遊客又少的情況下只能勉強經營。至於其它所謂土產，那些鱷魚先生的服飾怕只有澳洲本土人才有興趣，OPAL蛋白石亦非流行口味。UGG BOOTS早兩年曾經流行過一陣，但似又由燦爛回歸平淡。商場本身的吸引力已非常有限。

本文見報之日，位於前排中的一家著名海鮮食肆JORDONS，因為與大業主就租金問題談不攏已經關門大吉。這店曾在悉尼舉行奧運期間創下一周內做過百萬生意的紀錄。其中一個賣點是以招呼親切著名，名人到訪悉尼幾乎必成座上客。侍應對餐枱比例約稍低於一比三，算是貼身招呼了。但澳洲最低工資每小時約二百港元，加上昂費租金，澳元高企旅客減少都是造成結業的主因。紐省政府剛公佈投資九億澳元重建達令港會展娛樂中心，預計二〇一五年落成。時間上算是高速完成，不過那批商店能否多挨三年就天曉得了。（一）

記憶後書

《廣島之戀》

鄭政恆

印象中我是看了《去年在馬倫巴》，然後再找回《廣島之戀》。不久，就讀到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）在《反對闡釋》一書中談雷奈電影的文章，她說《廣島之戀》的角色「試圖從他們的過去中尋獲能夠維繫他們現在的愛情的那種感情基礎（以及共同的記憶）……然而他們終究不能超越他們的『陳述』、他們的負疚和隔閡。」

時間、感情與記憶是雷奈電影的重要命題，《廣島之戀》一樣不缺。《廣島之戀》的開首第一部拍得甚佳，充滿矛盾，以不確定引出思考（個人經驗與集體經驗，愛慾與政治）。男女之間的情慾是實感的，但整個畫確不大寫實，男的說「你甚麼也沒有看見」，女的卻說「甚麼都看見了」——當我們看到今日的廣島或者昔日廣島的紀錄片，我們好像「甚麼都看見了」，但又好像甚麼也沒有看見，因為我們只有二手的經驗，對當地人深刻的痛苦，我們仍是一無所知。又正如無名的法國女子「她」對同是無名的日本男子「他」，坦言過去的創傷回憶（法國女子與德國軍人的一段禁戀，軍人的死令她陷入瘋狂的一段悲愴往事），他也看不見，更不會深刻明白，也好像一無所知。

影片到了第三部，我們看到法國女子參演一部關於和平的影片，但雷奈將她和他的感情關係，與拍攝中的影片互為平行推展，這樣就沖淡了單一的宣傳意味，突顯信息與思考、愛情與政治的微妙對照關係了。到了《廣島之戀》的尾聲，她和他熬過了在廣島的最後一夜，我們也不知道她會否留在廣島，跟他在一起。最後，她說他的名字是廣島，他說她的名字是納韋爾，個人、愛情、城市、記憶，在那一刻糾纏重疊，再也分不清了。